

# 高樹大橋

火金星

讓我坐一天溪邊 那有蘆花的橋下 我便告訴你一朵小花  
能負載多少真理 怎樣顏色的花 傾訴怎樣顏色的愛情  
讓我看一天溪水 有夕陽沈溺的溪水 直到水盡綠為我的吐飲  
我便告訴你有多少魚族的想望 及該用多少溪水 來稀釋濃濃的鄉愁  
讓我也睡在天地之間 用酒裏發酵的蕭音沈浸我 蒼莽的頭顱 該信此溪  
揮趕千里白霧排闥而來凝聚成露 繼而化成悠悠歷史 千里嚙哭而去

不是最雄壯，是最多情；不是最美麗，是最嫵媚；只是最親切最溫柔，只是不寫便覺唐突佳人的一座橋。

靜靜地，靜靜的水聲溫柔，溫柔地覆蓋我，覆蓋我如一層軟綿綿的包裹，而明日我將走，背囊中將盛裝妳明媚多情的千眼之盼。

也許吧，也許只有遊子的情懷才能夠真切底體會與感受吧！當眼於紅霞，滿於霓虹，隨著車速而路轉橋現時，這種不再是哭，不再是笑的感覺之觸鬚，也或許真是只該，只能在溫煦的記憶深處中去慢慢咀嚼了。

有人殷勤送你千里，臉容隨江聲啾嚕而來，是的，或者該泣些江水來吧，也算是一點感激。多情的遊子啊！你又何能抵抗那最溫柔的低喚呢？

水滾著連漪，灑著水花，隨目光遠去，成了異鄉水去濯異鄉衣，而異鄉人終究是過客是歸人，終究是故鄉慘綠少年的回憶。每個遊子的腳上總繫著一條細絲，在牽扯著、悸動著，誰又忘却了那一大片的紅瓦竹籬，誰又忘却了那一大片的綠野平疇呢？

水走了，歷史遠了，如風中灑出的金沙。

昔日的水聲涓涓，昔日父母背著負病的孩子過河求醫，昔日祖先們挑起鹽擔從遠地一步一步踩回，腳步聲依樣鏗然，而我們的心版上早有烙印，不致遺憾。橋，這最多情，最嫵媚的橋便這樣築起，便這樣撑起；或許真的，是該泣些江水以為感激的。

今天，橋上觀水、觀日、觀蘆葦花；橋下放羊、趕牛、嬉逐玩遊，在心中都站滿了橋之千影；橋上車過了，人過了，橋必然微笑，且自有蘆花可拈。啊橋！每根我所撫摸過的橋墩，每根童年所熟悉的橋柱，望著妳斑駁的歲月，如今我也學會沉思冥想，依妳葫蘆，學妳模樣；終究我也瘦成幾柱翹望。而凝水，水不流橋流；而觀花，在莽莽帶憂鬱的招惹；而觀日，也只有在這樣寬闊的橋面上，襯滿天霞光的江面為底，才顯得當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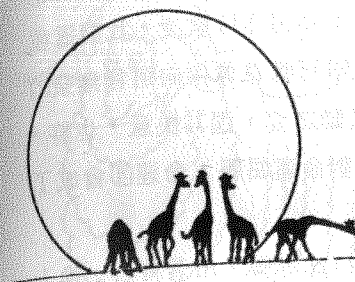
橋下的瓜果農作仍依四時起落，而牧童的吆喝也仍是稚氣依昔，我想，此時的墜落怕也是一種無盡喜悅的歸程吧！呵，讓我坐一天溪邊，讓我看一天溪水，呵，也讓我睡在天地之間吧！溫柔嫵媚又最多情的……

# 清

# 靜

# 一

# 日



西秀

圖庫

車票打到幼獅站，却讓車子多跑了一程，各自補了五塊錢的車票，便提著傢伙懨懨下車，真個下車方知路難，一路上迂迴崎嶇的行程，顛顛跛跛的身子，迷迷糊糊的腦子，當一觸上這青青翠翠、冷冷靜靜的山巒的週遭，頓覺了許多的舒服和開懷，許久懷疑自己跌進冰涼的綠染缸裡。

此刻也近晌午，山上陽光並不怎麼強，四周涼風襲襲，好像開了冷氣機一樣，雖然肚子們都咕嚕嚕地鬧著革命，但先找一處樹蔭臥它一臥，喘它一口氣，順便來根煙那是最重要的，於是八隻大腳便開始了蹂躪，蹂躪那些著短絲草衣的乳房般的小山巒，向遠處突兀頂上的稀疏的幾棵大老樹走去，不過早被一群男女的唾笑聲佔據，只好先選一處離群的樹蔭暫時休息，想即使繞了這麼長的路到了嚮往已久的清境農場，還是免不了對囂聲的逃避，有點心冷，本能地為自己找點安慰；畢竟有人更有資格擁有這份寧謐，也更有資格厭惡那突襲的雜音，終究我只是過客，能擁有的只是片刻，何來的權利埋怨呢？且躺成一份瀟灑，把寧靜在心裏兀自釀著，享受一下吹著涼風不思不想的幸福。

這時，樹旁有幾個小孩，六、七歲光景，一邊拉著風箏，一邊操著土語幾里咕嚕地交談，兀自忖度，大概對著我們說這山頭屬於他們，一種地頭蛇的招搖，一種排除異己的不屑，只是被不很世故地表現出來，但我隱約地感覺到，有一點愧疚，像小時玩大富翁，過界是該給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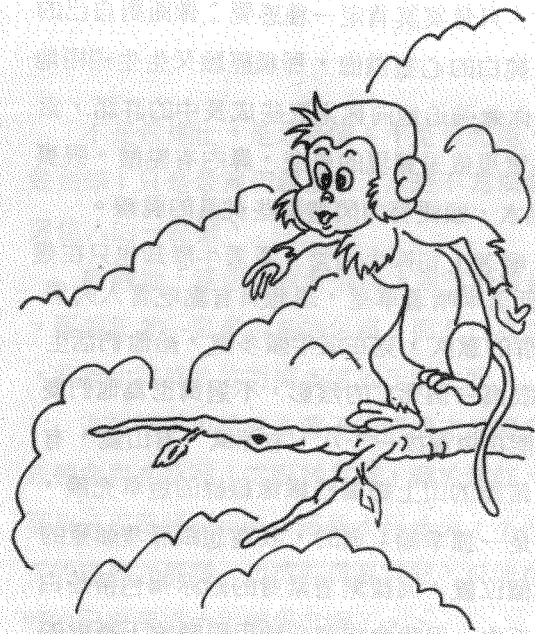
而當我們大口嚼嚙著午餐時，他們的目光却都聚了過來，一簇詫異的神情，是種禮貌式的討債或該說是單純的好奇，這有點使我不知所措，只是冥冥肯定一種感覺：像面對自己的過去純白的心靈懺悔，那種經驗又生生栩栩地瞪著你像強迫地向你索取些成長中的許諾，索取些實現或未實現的無奈，鼻內有點酸，眼裏有點水，頭便努力閃避那些純真的視線。

嚼著土司拌牛肉醬，看看牛群却也只在幾尺外低著頭啃著草莖，想想真有點吃著人肉看著人群的歉疚，竟在這牛頭多處，給他們活生生的眼裏一個死亡的陰影，不過倒也為他們慶幸，能在這海拔一千八，有涼風，有山嵐，有美麗俯瞰的山上細嚼些嫩嫩綠綠的短草充饑，那該是一種幸福；真的，我還想跟那隻願意的牛換個位置，同樣緊著緊身的暗赤褐色帶些白斑的毛皮，但我會很貪心地用眼睛吃下極處的綠，那時，也許山嵐就像我吐的煙圈，聚來的霧就像我溫泉浴後帶在周身的，我想，即使最後變成了肉讓別人饕餮，那又何妨呢？至少也算是一種有意義的終止，這還是遠遠勝過沈溺於毫無意義的生活的某些人。

我跟老六自告奮勇，去尋一個紮營的好地方，要高要平要有樹，於是便往牛頭少處走，順著巒腰小徑，有時跳下有時攀上，而不論腳觸手觸這種自然的綠地毯都是一種暢意，不過偶有牛糞擋道，故在欣然跳躍下不得不有點謹慎。踏過一巒又一巒，好不容易，找到了幾棵枯樹黃黃呆呆地站在腫臍的邊邊，頂上平坦視



野也廣，而且也聽不見閒雜音，我們先站了一會，看看情況，這時冷不防一道風鋒襲面，涼涼爽爽，有點凌風欲仙的感覺，只不曉得那根青絲揚得最高，成了這峯的巔頂，直覺該一表疏狂，像老陶登東臬的樣子長嘯一聲，好驚動山中鬼神，通報一下知己已來；然而像一種包袱未曾卸下，只是雙手虛擺招式，只是向內在深處嘶喊，唉！真恨恨，我還是不夠瀟灑，在這樣該瀟灑的地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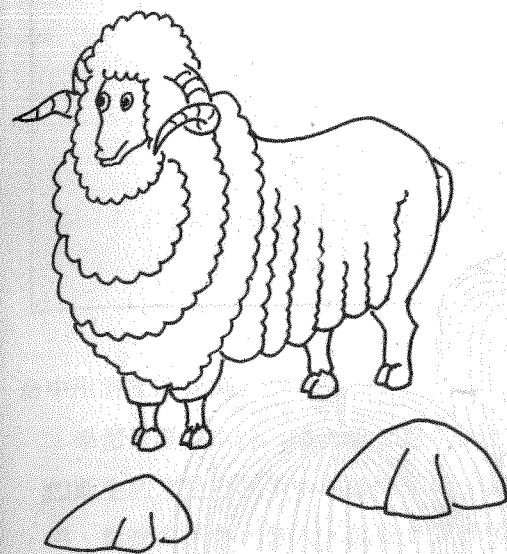
搭好兩個四人帳，雖然快到午後兩點，但陽光還是微暈，風也吹著，只給一種溫溫涼涼的舒服，而我們悄悄找的也正是這些，不過玩了幾回橋牌，竟外地，太陽却潑辣起來，山上敷上一層金黃，氣象顯得活潑鮮明，短小的草似乎精悍地舞動用戴著金冠的尖頭扭擺，毛茸茸的牛則用旗般的尾部舉向微陽不停揮動，以抗議不遠山而來的燒灼，而四周的霧也迅速跑散，只有還是黛綠、凝靜地兀自想她的心事，我們則紛紛往帳外逃亡，但逃過帳裏的悶熱，却逃不出嚴厲的暴曬，因為附近的樹木葉疏枝少根本難以成蔭，只好坐著或枕著這一大片的

綠，讓這些輻射一枝枝地刺殺，刺穿皮膚，刺穿肌肉，刺穿骨髓，最後像面前幾根無枝無葉的枯幹一樣被無聲無息地謀殺，就像立槁而亡的傳統死法，靜止不動讓烈日欺凌，我對這種愚蠢並不以為然，寧可像草像牛向這種無奈的命運挑戰，即以躍動之姿，逞其快意，也許，他們真的天生知道對命運屈服，命運即會成了真理。

於是，趁著熱打起赤腳，吊著背心，換上了黃色滾綠邊的短褲，準備跟滿眼跳躍的綠舞起來，一種自然的旋律頃刻在空氣裏盪起，彷彿出自熟悉的某個深處，而心頭一陣寧靜曼妙的聲響亦同時若有若無地湧著，此刻直想脫了衣服唱它一曲，好讓綠碧的音符像苔綠在體毛上懸掛，然後在傾斜的草皮山腰翻滾，累了，且讓綠色與綠色吻合，睡一個酣醉，想她的綠，夢我的夢，像橫臥的綠樹幹，悄悄地數一千個年輪，而後，也許又有人帶著依舊的疏狂來高處憑弔歌誦。

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。水有潺潺涼涼的咽喉會訴說一切經驗，把智慧遞傳；然而山却有寬大胸襟，隱隱約約地吐納著音籟，在有無虛實中，暗示千萬時空無窮無盡的輾轉離合，在沉重渾厚的山影中展現一股無可抗拒，堅忍而穩貼的屬於強者的氣勢，而僅此足以使頑廉懦立，足以使千年仁者有些許德不孤的撫慰。然而這樣燦爛，浮動的心情在此時此刻似乎與山空的心靈脫了節，就猶如輕佻的小頑童在白鬚垂垂的耆宿面前玩弄著無知，而誰的哲學權威了呢？而誰又能忍心極端去細辨呢？此刻我只是掛著笑臉朝著山頭，微微地點頭。

六柱子示意我，望著一群綿羊走去，正在那山巒下百尺的腰處，距離不遠，但是要克服那一份裸露身子，光光的腳面對草皮下的尖石、鐵釘、毛毛蟲，長大後才有的恐懼，那才是艱苦的歷程啊！雖然是無謂的顧慮，但總是如



履薄水地攀爬，而最值得一提是懂得禮讓的牛，原本以為威武不屈的龐然大物竟然把小徑客氣地讓出，似乎把我們的入侵當作是善意的進出，實在令人感到詫異不已。

當我們走近羊群，她們却急急地四處奔躲；失望之餘，便拔草為禮，想騙走她們的含蓄，却意外的奏效，但結果這剛來的意外的快感即被另一個更大的意外的失望給淹沒了；原本腦海裏的印象加上一路上的想像——綿羊至少也像美麗的婦女披肩的雪白的柔軟，但站在眼前的却意外是因犯乞憐的眼神，甚至用曾擦破手掌的那條拔河繩纏在全身……——「幼小」的心靈不禁有點顫慄，冷冷的。原本那些廣告誇張的影響或者本能上直覺的概念所造成的美之化身，似乎也常常被現實踐踏得支離破碎，只不過此刻我的感受尤為篤深罷了；試想人何嘗不是在現實的衝擊下不斷的反省呢？每一次的反省都會帶來新概念的護層，而所謂的經驗也就這樣悄悄地累積，一個原本自我滿足的心靈也將在這過程之中體認到追尋的真義，且追尋本身也讓欲求完美生活的趨向獲得了歸宿。

然而縱使存在於心靈的美之化身與事物的表現有所衝突，但我想其價值並不因而有損，相反地，益顯示其獨立自主的性格，以及其隸屬的抽象世界的存在。我自忖那種經驗的累積該是基於物質的、社會的一種需要，正像玻璃櫃裏展示的玉；而那種抽象的美則是心靈本能的一種必要，正像山礦中的玉，是確確實實的存在，且以一種永恒的方式兀自地蘊釀。

帶著失望又若有所得的心情走回營地。隨後有人來警告：「這裏是給牛住的，人，請到露營區吧！」叫人聽了有點不服氣，貴為有理性的動物，竟遭此藐視，就像是從樓上的上等房被趕到樓下的下等房，真真不甘心；直到了幼獅露營區，看見一片髒亂，龍蛇雜居，熙來攘往，儼然是桃源外的世界，才有點恍然大悟；莫怪乎，人獸易位，其來有自。

天很快地暗，吃過了晚餐約莫七點多，便相約入睡，此刻下著大雨，幾丈外一群高中生正熟絡地正帳下載歌載舞；雨水浸入帳裏，我們和著衣相擁而臥，像海上等著救援的孤舟，而我像躺在水塊上，全身僵硬，牙齒直打顫；使我想起自己的墳墓，「每一秒我復活，自一個新的墳墓」我想……我想……，最後一次看錶好像是三點四十五分。

